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之一

弟子 段志堅 編

癸巳秋七月北京華陽觀衆集夜坐

師曰自今秋涼夜漸長不可早寢莫待招呼即來會話不必句句談玄是道至於古人成

敗世之善惡之事道無不存凡稱人善已慕之稱人之不善已惡之慕善惡惡之念既存於心必自有心去取者行之有力則至於全善之地言之有益兼聽者足以戒亦有所益若存心悠悠不擇人之善否凡己之所行亦必不擇因循苟且流入惡境終不自省談成敗善惡雖未盡學者之道猶有所益不賢於飽食終日縱心者哉况修行之害三欲為重貪睡不節食即多睡睡為尤重情慾之所自出學人先能制此三欲誠入道之門人莫不知然少有能制之者蓋制之者志也敗之者氣也志所以帥氣此志卑而氣盛不能勝也必欲制之先減晝睡日就月將無求速效自然昏濁之氣不生漸得省力吾在山東時亦嘗如此稍覺昏倦即覺動作日復一日至二

十四五日遂如自然心地精爽衆等嘗行之凡學道雖卒未能到通天徹地處先作箇謹慎君子亦不虧已然大聖大賢皆自此出他人只知縱心為樂殊不知制得心有無窮真樂

師曰吾近日甚欲不言只為師家因緣須當有言然教法於人有益甚博吾山東往觀時但行寬裕之道又以此教人果得十數年間不起爭端凡住叢林勸諭衆人能專賢容衆和睦不爭實為福田善行當時衆中間有一人弗率十九不容吾亦優容之但恐其人墮落兼或害事不免少責然亦須方便使人受得不惟自己不苦動心又得有過之人易後改耳白鶴觀方丈師與衆坐有人獻新李分食之師因舉隋時故事云當時天下一統宮中創三山五湖四海十六院奇詭異果畢植其中時西院楊梅一株一夕滋蔓其大蔽畝楊隋姓也時人皆為禁慶東院玉李一株亦復如此及結其實則梅酸而李甘人皆棄梅就李又池中一大鯉魚有玉字在額後隋

滅天下宗唐李姓人始悟之也故知興亡必有定數為五行運氣推移不得不然凡居陰陽之中者莫不有數所以人不能出陰陽殼中惟天上無陰無陽是謂純陽俯視日月運行轉變時數在運氣之外又豈有寒暑春秋興亡否泰之數邪人處陰陽之中故為陰陽所轉曾不知元有箇不屬陰陽轉換底在學道之人不與物校遇有事來輕省過得至於禍福壽夭生死去來交變乎前而不動其心則是出陰陽之外居天之上也如此則心得平常物自齊矣適適自在遊於物之中而不為物所轉也先必心上逍遙然後齊得物故莊子首章說逍遙遊有旨哉弟子曰平常是道邪

師曰平常即真常也心應萬變不為物遷常應常靜漸入真道平常是道也世人所以不得平常者為心無主宰情逐物流其氣耗散於衆竅之中孟子之說為至云志者氣之帥也人能以志帥氣不令耗散則化成光明積之成大光明師父有云大光明罩紫金蓮蓮

喻心也神明處焉必先平常而後能致此孔子說中道亦平常之義又有云佛性元無悟衆生本不迷平常用心處即是菩提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則明弟子曰佛說與吾說無有異乎

師曰以理即無異也佛說吾說俗說皆存妙理只要自己心性上會得則自然照見恁時和心性也不要云也無心也無性無性無心方得神通聖又曰有人來問道須對達人傳若人心上先不通達如何言語傳得過去長春師父昇遐日七明于白鶴觀芳桂堂設祖師七真位致祭道衆禮畢坐話及當世事共賀吾門得享清安之福

師曰今日安居飽食進修德業豈可不知其所自邪皆祖師天資超卓所積福大了悟大道成已而後成人陶鑄以次諸師真迹相訓化明徹心地窮究罪福了達者甚多千魔萬苦所積功行彌大以致教門弘揚如此長春師父嘗言千年以來道門開闢未有如今日之盛然師父謙讓言之未盡上自黃帝老子

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天運使然也緣世道漸薄天生聖賢相為扶持上古以道化其後以仁義治又其後風俗浸衰佛教流入中國以天堂地獄勸率之至于今日復生祖師闡化以來方七十年成就如許師真設大方便

以濟生民然佛氏二十餘代後所積功行深大其教流至中國益世甚多後人不能遵繼致此凋弊都為人久享其福則業從而生大衆不可不深知亦不可不深戒近見吾徒坐享其福多所縱心漸乖善行者是生業之端也去道益遠夫人性本去道不遠止緣多世嗜慾所溺則難復於道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還能慎其所習不為物累一心致虛則所聞教言自然解悟吾之所得教言皆師真處口傳心受行持至今豈不欲傳之後

人然罕有誠心聽受者故常欲無言縱有曾聞者不務行持與不聞同教言如法錄持之則有靈有驗不持則空言也彼此何益哉赤脚老劉先生曾謂我云諱師父宜早了道嘗共化飯每見日省其心晚則校勘自旦所起

之念且則校勘自夜所起之念日復一日未嘗少衰師父言丹陽二年半了道長真五年長生七年我福薄下志十八九年到通天徹地處聖賢方是與些小光明未久復奪之此吾所親聞若論所積功行歷過苦辛縱有剛

戾之人亦須感動其心苦辛功行積成大福以至化行天下目今門人雖功德未至者便安受其福如心上用功念念在道或勤勞接待者庶可消得如或不然反喪其本既生中國得遇正教復離俗緣若不進修行徒享其福則他生豈復得入道邪若享福太過積業日深人身亦不得保豈非喪其本邪古論云招得來生不如意蓋此也積善成福積惡成業非一朝一夕之故人見小善為無多益而不為見小惡為無其傷而不去積之皆成其

大而不可解有云滴水涓涓漸盈大器不可不慎歟祖師與諸師真同心同德立此教門四海視如一家大凡吾門之人同得同失一人進道為教門之榮一人作過為教門之累此尤不可不慎但勿為地獄中事人而作過心

上便有地獄佛說阿鼻又說無間吾教說都皆不可誣粘合道人問曰弟子嘗問修行於同門人或教之若鍛鍊或教之守自然敢問如何則是

師曰道不可以言傳人必心上先自有而後可入雖師真亦不能以道與人惟教之重積功德爲入道之基長春師父嘗言我與丹陽悟道有淺深是以得道有遲速丹陽便悟死故得道速我悟萬有皆虛幻所以得道遲悟死者當下以死自處謂如強梁人既至於死又豈復有強梁哉悟虛幻則未至於死猶有經營爲作是差遲也此理非不明蓋悟有淺深各隨人所積福德厚薄耳是以先輩雖一針一草之行未嘗輕棄古人謂寸陰可惜一時刻無功無行是爲虛費雖一飲食如何可消學道必自粗入精積微成者於教門有力者用力有心者用心管領事務調和人衆無不是功行如此則一衣一食庶可消任吾平日受人供養自降心上消得初在濰州時老龍虎千戶家常邀我輩十數人就其家約奉

給數月未至十日間衆已有悶人者或至體中不安彈琴亦素尚不能消遣吾但無爲優游未嘗一日不安綠吾本無心應命而動收斂心不放外出雖左右供給人不知其面目不知其名字又飲食不令至五分之上何爲不安樂凡人之心必有所好但患不得其正若好於外物則無美惡皆適於邪若好任於道則此心一切是正此心既正則外邪自輕日漸輕省至於無物將多生相逐輪迴還變底業識屏除亦盡把好道也不要廓然虛空其中自有箇不空者故云非有非空是謂真空不治其心何以致此故修行治心爲要既明損益把世人一切所行事心上都顛倒行過則身中之氣亦自隨之百骸自理性自止息自調命自固去仙道不遠矣今之學人不循此道開口便談玄妙往往落於空妄未見有成功者復以此妄傳誤人多矣人人共知神仙可慕終不肯力行所以得神仙之道正如人言饅頭可食果欲得食則必耕田布種然後得食如告以土中覓則無不笑其迂

謬然究其所來未有不自耕種而得者學仙之道豈異於此師曰初學之人不知性命只認每日語言動作者是性口鼻出入之氣爲命非也性命豈爲二端先須盡心認得父母未生前真性則識天之所賦之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師曰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亦隨其性如木性多仁火性多禮之類是也此皆非吾之本真須超出五行始見吾之真性矣太古最似坦易然受人一食必默與經十卷後人欲不校細行可乎師謁游仙觀觀主李志韶拜問悟真篇所疑師不答至夜坐謂衆曰張平叔平日積功行甚大感悟一人明皆有所開悟故出語極有妙處遂舉所作西江月詞三首云

天地纔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輻來轆轤水潮宗妙在抽添運用得一萬般事畢休分南北西東損之又損慎前功命實不宜輕弄二八誰家姹女九三何處郎君自稱木液與金精遇土却成三性更假丁公鍛鍊夫妻始

結權情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峯頂
 丹是色身妙寶鍊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究
 真宗決了無生妙用不待他身後世見前獲
 佛神通自從龍女著斯功爾後誰能繼踵
 李長老同是遇真得道所留教言甚苦與平
 叔不同人謂李老不言命術平叔不言性宗
 性命本非二此理甚明但難以言形容必得
 明達之人則可傳故云有人來問道須對達
 人傳又曰可傳不可授如堯以天下傳於舜
 舜傳於禹以舜禹有玄德聖功故也傳道亦
 如是若謂人人可以傳授則當日祖師不離
 終南是人皆得成就又何必區區東極海上
 邪既得四師真復以弟姪子次之丹陽為弟
 譚為姪長生長春則子也後四師真成道亦
 有遲速丹陽二年半長真五年長生七年長
 春師父至十八九年以其志行通徹天地聖
 賢方與之各驗其所積功行淺深故排次有
 等級而成道有遲速也師真尚如此今之學
 者不積功行直欲造道必無此理正如人欲
 買千金之貨願已物當其價而後得果愛其

貨而不積其價則徒起妄心終無可得之理
 為道之要無他積累功德而已矣祖師初至
 登州有介官人者素好善事常殷勤接待後
 得馬譚二師復過登州介公率眾致齋請出
 家意謂祖師千萬方便經二年方得馬譚二
 人今予自請必將欣納懇求再四不許他日
 復請竟不許介公退祖師謂諸人曰二人於
 此欲建大殿宇一人則基址既立材植既豐
 未求匠工而匠工自往何哉材既備而功可
 成也一人則指其立基之地而窪坎未平一
 工未施匠石望之而去則不復顧矣又如良
 田一畝時種時芸粒收倍石薄瘠之田良農
 不就為徒勞而無所成也觀此不以功行為
 本焉可成道乎昔嘗有礮劉道人於關西持
 不語化自然飯志行苦卓曾十六日不得食
 亦不敢起別念度此一厄後至十六年師父
 亦憐其苦節然性不循良物有輕觸則猛暴
 如火吾住玉清觀嘗來告住後歸鄉里二年
 中凡兩過漸見氣象不佳語言差互時年已
 近六旬後果聞還俗此無他初不以功行為

本必致於此往日乞飯坐圓者皆是心上有
 所開悟未至純一是以居靜涵養體究真空
 今之乞飯坐環者多是少年未有解悟真基
 虛無往往落於空妄悲夫今教門大開舉動
 皆是功行懇心低下斷絕人我苦己利人其
 所以行此者即是道性勤勤不已久而自有
 開悟今人見人有善行則曰有道心見行不
 善則曰無道心推此意豈非知道也眾等無
 疑師遊北山夜投通仙道院在針與眾坐李
 志韶舉舊詞有句云甲子天元到來也歌既
 闕師戲謂曰當道甲子天元過了也眾不知
 所謂
 師曰此長生師父屢言也吾嘗親聞之云修
 行必當其時此正天元甲子慶會之秋也此
 時既過修行將至難矣吾初聞之未甚純信
 蓋未深知也于今入道既久信時之義大矣
 嘗觀長生師父掌教初年修行人居靜下功
 行之未久心上便有消息如此者歷歷可數
 至末年未見有所得者何也非其時故也正
 如有人布種於仲冬之月所用工力倍於尋

當然終無所得不獨於此凡世間之事皆隨時感衰誰能達此師父言儒家論道語孟子盡之矣吾少時讀此書便得其味後入道又得其理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聖人豈獨私於顏子蓋餘子未可與此理此理云何時而已矣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無可無不可動靜無我惟時之是從則動靜莫非道也故孟子贊孔子曰終條理集大成爲聖之時者也或進或退或無爲或有爲其道一也故孟子有曰禹稷顏淵同道易地則皆然吾少時嘗問師父曰堯舜功德巍巍恭已治世有爲也許由竟辭堯讓無意於世無爲也何以並稱聖人師父曰有爲無爲一而已於道同也如修行人全拋世事心地下功無爲也接待興緣求積功行有爲也心地上下功夫也其次莫如積功累行二者共出一道人不明此則不能通乎大同故各執其一相爲是非殊不知一動一靜互爲體用耳豈惟動靜爲一至於陰陽晝夜死生幽明莫非

一也能知生之道則死猶是也盡乎明之理則幽亦猶是也夫復何疑故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爲子路者當於言下達此至理然此理必聰明人可達此所以師父每見聰明之士吹噓提挈未嘗輕捨如丹陽師父道童孫蓬萊幼而聰敏既長無所不通至於文章醫藥之學皆得其妙以此見解造道爲不難常離群獨居師父深惜之欲冥左右竟不肯從聰明固可達道然則情多外感守清靜爲難杜子美詩有云中夜起坐萬感集乃知聰明人多感如此凡聰明之士惟天降神雖至死亦復親手上然情欲不除未免流轉若能以聰明之資力行其道克盡人欲純一無間如嬰兒赤子造真仙之地矣人之性本如此此外無非情欲故諸子論性或言惡或言善惡混惟孟子言性善此所以亞於聖人爲諸子之冠也此言惟聰明之士可以知而行之人之聰明豈無其因故寔由多生積累功行以成其福爲福所資自得一性開覺故天

生聰明也豈有無因故而天生聰明者邪今日教門大開積累功行正其時也使當有爲爲入道基本或有聽之不信心之不行偷閑放逸盤食於人鮮有不墮落者哀哉師曰學人多聞博知者往往思前算後利害心重此篤信所以虧也或有無所聞知不知就利不知避害以其心志專精或有入處回惡參魯故幾於道大凡利害心重則不純不純則不誠不誠何以入道師曰吾每欲以實語人人將以尋常不加精進多謂通靈通聖方是道嘗記有人勸師父少施手段必得當世信重師父不顧至於再三勸者益甚師父大笑曰俺五十年學得一箇實字未肯一旦棄去乃知至人不爲駭世之事亦如世人於財物深藏厚積雖造次顯沛未肯輕發是以至人有若無實若虛不放心一毫露出甚至於佯狂混世猶恐人知之人或知之一加欽敬有損於己故稠禪師一解虎關遂革第三果此皆實理也奈何人必以通顯靈聖方是道殊不知必自積累功行既

至深厚心自靈外緣自應無非自得若有心於未必涉虛偽其損性損福不可勝言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之一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之二 升八

第 十 段 志堅 編

中秋夜棲真觀露坐泉話及礬山聖泉云是黃帝誕聖之地臨泉有樹帝母嘗曝藉衣於上其樹遂病偻而俯柯蓋蔭其泉似不偶然也父老云將老復有孫枝生其下既長其枝輪態度一如之至于今不知其幾代矣或曰既有如此何為不聞有大興建以發揚之師曰吾嘗見小碣讀之乃唐時一縣宰輸已之俸以立宋得天下之後緣此地屬契丹故不復振凡大興必大廢平常乃能久物理固然耳自帝至今三千六百餘歲幾經世之興亡而聖跡儼然百世瞻仰皆由平常以致於此師父廣讀書窮理深知帝之德常稱於人多未窮道理直以為虛誕少有能聽信者云帝非謫降乃自降也因上天議大行以天上無可施為願施於下土初世為民凡有利益於世者知無不為再世為官僚其功以得濟眾三世為帝遂貽萬世永賴之功故知天人必施功德於世使下民用之不竭方始復

昇安居其上觀主大師張公問曰傳聞帝之先有五紀焉咸有聖德民壽萬歲可信然否師曰以無書傳可考則似誕妄以理推之則為信然人初稟道氣以生亦必隨道氣之盛衰當其天地始判道氣精純所生之人性如赤子皆服其氣而壽數豈止於萬道氣漸離地產靈芝當時人皆食之猶得千歲及乎道氣已散而生百穀人擇其精者食之美滋味而嗜欲生焉壽不滿百不亦宜乎以理言之亦不可謂誣也吾少時讀佛氏蓮華經如云日之大若干月之大若干天有九霄地有九壘各高厚若干初讀之直以為誕妄後因入道乃得其理謂如九霄即虛無也虛以實為對則地有九壘亦固然爾如地產金銀銅鐵之類人見其金銀銅鐵也是乃五行之氣在乎內而秀發於外而成形質是自無而入於有雖曰堅剛然久則必還其初昔有客嘗論及時尚以金飾衣段計日所費不下數百銖不慮堅金亦復有壞邪吾是以知世人不知天道如此天道必還非有心於還而自還之

037 A B 7-0